

盛世繁华，幽幽后官，凉薄尘缘。
君可知，相思一生亦一秒，
只为换君一眼顾盼。



皇后血

BLOOD OF THE QUEEN

猫猫猫著
BI NENGMAOMAO

一代少女皇后
两朝爱恨纠葛

深宫与君王，故国与少年
前朝当世，十年孤寂十年禁锢
新浪原创人气作者猫猫猫
青春古言新风象

魅力文化众编辑力荐的年度虐心之作
遇到正确的人，是上天的恩赐
遇见错误的人，是缘亦是罪孽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花火

陌上花开
第二季 10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 能猫猫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后血 / 能猫猫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313-4119-2

I. ①皇… II. ①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6987 号

皇后血

责任编辑 王 平 刘广利

责任校对 张 斌

装帧设计 许 静

内页设计 周 丽

特约插画 花 拾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北京)

特约编辑 王晓楠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68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313-4119-2

定价: 19.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8282222

目录

引子

005

第一章

一朝选在君王侧

009

第二章

太液芙蓉未央柳

029

第三章

九重城阙烟尘生

045

第四章

鸳鸯瓦冷霜华重

063



001

BLOOD OF
THE QUEEN





第五章

翠华摇摇行复止

081

第六章

悠悠生死别经年

097

第七章

六宫粉黛无颜色

119

第八章

翡翠衾寒谁与共

135

目录

第九章

耿耿星河欲曙天

153

第十章

花钿委地无人收

173

第十一章

夕殿萤飞思悄然

191

第十二章

迟迟钟鼓初长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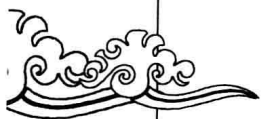
203



003

BLOOD OF
THE QUEEN





第十三章

两处茫茫皆不见

219

第十四章

夜雨闻铃肠断声

231

第十五章

词中有誓两心知

247

第十六章

此恨绵绵无绝期

263



引
子



005

THE QUEEN



“为什么不回家，一个人坐在这里哭呢？”站在她面前的陌生的白衣少年的笑容温暖而干净。

暮色下，八岁的女孩儿慢慢抬头看向身前的陌生少年，怔怔无语。

少年温和地问：“是和爹娘走散了，还是被人欺负了？”

她眼圈一红，手紧紧攥住臂弯中的一截素白孝布：“我想我娘……”

意识到自己失言，他脸上满是歉意：“抱歉，我不知道你亲人过世了。那我请你吃梨膏糖，就当给你赔礼好不好？”

她警惕了一下，可面前的陌生少年那温暖的笑，仿佛带着奇异的力量让她无法拒绝，只能抿唇怯怯地点头。

他牵过她的手，走至路旁的小摊前。小贩熟练地将热腾腾的糖浆淋在梨膏上，笑吟吟地递来，顺口赞道：“公子，你家妹子长得真好！”

少年微笑，弯身将梨膏糖递到她手心。她低头接过轻轻抿了一口，那是她第一次尝到梨膏糖的滋味，甜甜的、酸酸的，足以让她铭记一生。

她仰起脸，轻声道：“谢谢你，大哥哥。”

少年弯身看着她：“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嫣。”她有些羞涩地垂下眼。

他摸摸她的头，温和地道：“没事了，阿嫣……为了让逝去的亲人走得更安心，不可一味哀伤落泪……你什么时候放下，便什么时候没了烦恼。你娘在天有灵，看到你活得快快乐乐的，也会欣慰。”

她静静听着，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他被眼前这个一脸泪痕的小女孩脸上那小大人一般的认真逗乐，只微笑地看着她吃糖，直到他的仆人上前来轻声催促，他才摆了摆手，取了手帕为她拭去唇边的糖渍，微笑着叮嘱：“以后记得吃完东西要擦擦脸，下次我见到你时可别再吃成小花猫了，嗯？”

她有些羞涩，呆立在那里，看着他微笑着被仆人簇拥着离去。

盛夏黄昏，锦绣繁华的上京街头，少年唇边春天般明媚的笑容深深映入她的眼底。

那一笑，惊艳了岁月，温柔了时光。





皇后血

008



BLOOD OF
THE QUEEN



第一章

一朝选在君王侧



009

BLOOM
THE QUEEN





朝颜出嫁的那日，下着极大的雨。

大雨使整个京城都陷在一团阴郁的水汽中，城南更被淹成一片汪洋。老人们说：雨天出嫁，是为不祥。

元康七年七月，皇太后懿旨颁下，聘大将军楚仲宣膝下长女人主中宫为后，这也是楚氏一族有史以来最大的荣耀。朱红车辇早候在将军府正门外，周围全都是送朝颜出嫁的楚家叔伯长辈。

民间女儿出嫁，为表心念双亲，总要哭上一回，朝颜此时却始终哭不出来。临别在即，继母姜氏握着她的手，低叹道：

“你这苦命的孩子，亲娘去得早，偏又是楚家长女，如今将贵为皇后，可说句大不敬的话，皇上年长你十多岁，伴君如伴虎，往后也不知是福还是祸啊。”说罢，还不忘取了帕子拭泪。

朝颜在盖头底下微笑，抽出被她握着的手，也道：“二娘放心，再不济，终究也是皇上的嫡后，比做那填房、侍妾来得好。”

姜氏脸上的笑意顿时再也掩不住，眼里看似满满的心疼，实则分明藏着细如针尖的冷蔑与不屑。

朝颜晓得，姜氏是为自己的女儿朝歌不平。六岁那年，曾有一胡僧到府上为楚家姐妹摸骨相命，见到朝歌时，胡僧惊奇地赞叹：“贵不可言！贵不可言！将来必定母仪天下！”

于是，全府的人都知道，二小姐朝歌将来必会母仪天下。但世事就是如此奇妙，这桩政治婚姻结下时，楚家唯一勉强算

得适龄的女儿仅长女朝颜，兜兜转转到如今，母仪天下的不是朝歌，而是她——楚朝颜。

吉时已至，司礼官一声长喝：“凤驾启行，闲人回避！”

人群中的楚大将军看着自己一袭红装的长女，嘴唇微微张了张，却什么也没有说，最后匍匐叩拜：“臣恭送皇后娘娘！”

于是，其他人也跟着跪了下去。礼炮的轰响声中，众人伏地跪送朝颜。朝颜在鸾车中，紧紧握着生母在世时送她的长生锁，泪水终于潸然落下。

车辇缓缓前行，一路由皇城正清门入，再至未央宫前殿。群臣就位朝拜皇后，授皇后金印，昭告宗庙，大赦天下。至此，大婚之礼方成。

椒房殿，是历代皇后的寝宫。

甫入夜，宫中的喜乐喧哗退去。只剩夜色下的十里宫阙沐浴在一片昏黄的灯火之中，今夜的椒房殿又多了一位女主人。

两侧宫人恭敬侍立，十二岁的朝颜坐于凤榻正中，朱红盖头遮去了她的面容，吉服垂在膝下，时而有风吹过，带起微微的褶皱，衬着少女的娇小身姿，便是极致风流。

偌大的寝殿鸦雀无声，静得朝颜只能听到自己鬓旁钗环微微触碰的丁零声，一声，一声，又是一声，漫长似无止境。

长久的死寂过后，宫娥们的叩礼声响起，朝颜便知是皇帝到了。入宫之前便有教引女官教授过她宫中礼仪，三跪九叩过后，只听见皇帝的声音传来，沉稳而温和：“免礼。”

盖头被揭开后，她顺势一抬头，就看到了面前站着的皇帝。赤金九龙冠簪，缙金绣绶龙纹袍，青金石结穗朝珠……那双明亮的眼睛正注视着她。

是他！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朝颜错愕地站起身，怔怔地望着那人。

他有着一张干净而温润的脸庞，眼睛明亮而清澈，面如冠玉，俊秀温雅。一瞬间，她脑海中闪过许多久远的画面……蓝天……白云……少年……





真的是他。他长得还是那样高，十二岁的她，只及他胸口。他似乎已经不记得她了，看她的眼神，疏离而无奈。半晌，那人近乎自嘲地笑了笑：“别人娶的是妻子，朕如今娶的，却是个孩子。”

.....

其实，那分明是三年前的事，而朝颜至今依然记得这般清楚。

从十二岁到十五岁，她嫁入这深宫之中，已经三年。大婚那夜，夜羲并未碰她一根指头，而是直接去了别的妃嫔处歇下。及至翌日，当宫女捧着榻上素白无垢的锦帛向太后复命，夜羲向皇太后交代时，也只推说皇后年纪尚幼，还需教养，等大些再行房也不迟。

这的确是个很好的理由，他年已二十三岁，而朝颜只是年仅十二岁的孩子。董太后也挑不出什么错漏，便也应允了，只吩咐教引姑姑好生教习皇后一应礼仪。

整整三年的时光，朝颜一天天长大，虽有皇后头衔，享皇后尊荣，帝后却从未同寝。然而，今日又分明是不同的。早上在董太后宫中请安时，夜羲也在，太后出奇地吩咐御医为皇后诊脉。朝颜不明就里，由着御医搭脉过后，便听太后问：“如何？”

老御医道：“皇后娘娘除血气略亏外，凤体甚和，宜生养。”

董太后当即旧事重提，即日起，皇帝需按祖制每月初一、十五朔望日歇在皇后寝宫。

夜羲也并未说什么，只点头应允。朝颜很想告诉自己，是因为她长大了，夜羲真的喜欢她，所以才会同意与她圆房。

可她又明白，不是的。夜羲登基多年，因为身体羸弱，膝下始终无嗣。封后三年未宠皇后，朝中已有人窃窃私语。父亲是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皇帝宠幸皇后，不过是太后给父亲服下的一颗定心丸罢了。

朝颜并非蠢笨，也自然看得出，夜羲极不情愿。她是他的皇后，却也只是他的养母皇太后指给他的一桩政治婚姻的产

物。他们之间还隔着十余岁的年龄差距，在他百媚千娇、风情万种的后宫妃嫔面前，她不过是个刚长开孩子。

按旧制，皇帝驾幸中宫为亥时三刻，入夜掌灯时，椒房殿的宫人就已开始忙碌起来。帝后大婚三年后才合寝圆房，又有皇太后的严旨在前，所有人都不敢怠慢分毫。椒房殿中，摆放着红色的龙凤呈祥烛，红色的百子千孙被，红色的鸾凤和鸣帐……以喻帝后祥和百年。

司寝女官专奉布置床帷茵席，侍浴女官服侍皇后沐浴更衣。妆毕，朝颜坐在镜前，看着镜中盛装的自己有些出神，宫人们纷纷赞道：“娘娘今日真美。”朝颜深吸一口气，未及说话，却听一个声音道：“是挺美。”

她讶异地回过头，竟是夜羲不知何时走了进来。众人忙福身下拜，夜羲今夜似乎喝过许多酒，眼神有些飘忽，此时也只是微微一挥手，串珠和芳辰对视一眼，便领着宫女们识趣地退了出去。

一时间，偌大的寝殿内只剩帝后二人。朝颜开始莫名紧张起来，她不安地绞着袖口，越发低垂着脸，心口跳得厉害，下一刻，脸却被一只手轻轻抬起，朝颜被迫迎上他审视的目光。

夜羲俊美的脸上还带着微醺的潮红，盯着她的目光渐渐幽深，他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目光细细地端详着她。

红烛摇曳的灯火勾勒出少女稚嫩而姣好的容颜，更衬得她姝华国色、姿容无双。夜羲渐渐恍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三年前洞房中那个青涩懵懂的小女孩儿已经长大了？他有些醉了，慢慢俯身在她额上印下了一吻。

他的唇，与他的手一样冰凉。这样的吻，不带任何感情，仿佛仅为完成太后交代的任务。朝颜这辈子从未如此时这般无助过，她只能轻轻闭上眼，心中百感交集。

大婚三年，曾幻想过千百次的情景如今就在眼前，这个男子，是她花了那样那样长的时间去倾慕的良人，是沉涵梦境中最最遥不可及的一抹明月光。所有的一切，华美得这般不真实，好似一场迤迤的梦，虽近在咫尺，却惶然在心，生怕转瞬





即逝。

她突然想起小时候，那时，她是怀着那样仰慕的心情仰视着高高在上的他。

而现在，她即将成为他的女人。

她苍白的面颊上是藏不住的惊恐，看他的目光纯澈而清亮，却又带着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坚定与执著。

她不过是个孩子。

理智渐渐回来，他在莫大的恐惧与空虚中颓然沉寂，伸手轻轻替她理好凌乱的衣衫，然后安静地躺下，望着帐顶，一言不发。

朱漆雕花的龙凤大床，宽而深阔，十月的上京，夜里已是寒凉至极。他也不盖锦衾，仅着内衫躺在那里。静了许久，只听朝颜轻轻问道：“皇上，您冷吗？”

“不冷。”他转过脸来，目光已温和如初，“这宫里本就冷，习惯了，也就不冷了。”

她心中蓦然悲伤：“皇上，您很难过？”

夜羲摇头。

“可是您的眼睛里，为什么全是悲伤？”

夜羲似乎恍惚了一下，唇边慢慢浮起一丝苦笑：“是朕刚刚吓着你了吗？其实朕怎么能怪在你身上呢？你只不过是孩子啊！”

他伸过手去，温柔地替她捋去腮边一缕被冷汗黏住的碎发。两人隔着几尺远的距离默默对视片刻，他柔声问：“你今年多大了？”

这是大婚三年来他头一回问起她的年纪，朝颜怔了怔才道：“臣妾今年十五岁。”

夜羲“哦”了一声，又问：“你乳名叫什么？”

彼时，他只模糊记得从大婚时礼官呈上的皇后金册上看到过她姓楚，史册上也只会记载她是楚皇后，而无人知晓另一个陪伴她长大的名字。

她静了片刻，然后婉然轻笑：“臣妾小字阿嫣。”

这一夜，终究什么也没有发生。